

說古文字中兩個可能从「𠂇」的字*

袁金平

(合肥)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教授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摘 要

本文立足於古文字字形的細緻梳理與辨析，將饒匚「𠂇」¹、清華簡《大夫食禮記》「𠂇」²所從基本構件「𠂇」³「𠂇」⁴釋作「𠂇」，分別讀作「報」「飽」，並對所在辭例進行較為詳細地論證和疏解。所論如能成立，則可為「𠂇」字的形體演變補上重要缺環，也能為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古文字、𠂇、𠂇、𠂇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華簡與傳世文獻字詞關係的對比研究」(21BYY134)、「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資助項目「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疑難字詞考釋」(G3944)的階段性成果。初稿完成後承蒙清華大學黃德寬教授、喻威博士以及安徽大學徐文龍博士審閱指正，本文曾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五屆年會暨漢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2024年10月19-20日)上宣讀，得到與會的魏宜輝、張富海、蘇建洲、劉洪濤等先生賜教，謹此統致謝忱。文中錯謬，概由我自己負責。





A Study on Two Ancient Characters that may Contain the Character *bao* 𠂔



Yuan Jin-ping

(Hefei)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Anhui University

“Paleograph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Abstract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wo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are written a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named *xun yi* 𠂔匹 and  in the Qinghua bamboo-slip manuscripts *Da Fu Shi Li Ji*, the basic forms of them written as  and  should be analyzed as *bao* 𠂔, and be transcribed respectively as the words *bao* 報 and *bao* 飽.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sentences in which these words are located. If this conclusion is valid, it could fill important gaps in the form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 *bao* 𠂔,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Ancient Characters , *bao* 𠂔 ,  , 

《說文》匕部：「𠂔（𠂔），相次也。从匕从十。鵠从此。」鳥部：「鵠，鳥也。肉出尺載。从鳥𠂔聲。鵠，鵠或从包。」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對「𠂔」字形音義的認識，大體來源自《說文》的這兩條記錄。隨著出土文獻資料的不斷累積，我們對「𠂔」的認識也在逐漸加深。北大漢簡《蒼頡篇》中有兩例確切的「鵠」字異體，分別作「𠂔」¹「𠂔」²，¹所从「𠂔」的寫法與《說文》篆形有異，「匕」之曲筆一折而直下，並在直筆上加飾短橫，與小篆析書為「匕」「十」兩個部件頗有不同。

陳劍先生在其《釋「瓜」》一文中對「瓜」字形體源流做了詳細梳理和辨析，並順帶討論了與「瓜」形相關的「𠂔」字。²陳文認為，「作為小篆基礎構件的『𠂔』，尚未得其解」，「古文字中尚未見可靠的『𠂔』形」，不過在引據對比北大漢簡《蒼頡篇》「鵠」字以及戰國文字中多例「瓜」形（多為三晉文字，如「𠂔」「𠂔」「𠂔」）後指出，「𠂔」可與戰國文字「瓜」形加以認同，「『𠂔』形就來源於這類『瓜』形」，「其原由，亦係出於『瓜』之『一形多用』而亦可表『匏』」。另外，陳文在該節討論結尾處還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所見最早為漢代文字的「𠂔」，既然來源於「瓜」形用為「匏」者（字形的直接源頭應也是𠂔）、後復由字形上「小點變橫筆」的異體分化，則在商周古文字中「𠂔」字理應一直是存在的，值得以後加以留意。

畫線部分的表述，是陳文基於現有資料對「𠂔」字所作的合理推斷，而本文也正是受到這一推斷的啟發才得以撰成。

西周重器曠匜一九七五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董家村一號銅器窖藏，器內底鑄銘九十字，蓋內六十七字，共一五七字（含合文3），兩銘可連讀（《集成》10285、《銘圖》15004）。該銘多被認定為一件訴訟判決書，³涉及到西周時期司法訴訟制度等重要問題，因而頗為研究者所重，研究成果豐碩。不過銘文中仍有部分文句晦澀難明，在一些字詞的解釋上學者間也存在較大分歧，如匜銘開

¹ 參劉婉玲：《出土〈蒼頡篇〉文本整理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57。

² 陳劍：〈釋「瓜」〉，《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93-94。下引該文觀點時，徑以「陳文」稱之，不另出注。

³ 關於該銘的性質，近見晁福林先生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銘文雖然涉及爭訟，但其性質並非法律判決，而是周代權貴基於訴訟行為而對於「委質為臣」者（牧牛）的訓斥。參晁福林：〈《曠匜》銘文補釋及其性質再考——附論「牧牛」為何受罰〉，《歷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31-43。

頭一段謂：「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葦上宮，伯揚父廼成饗（決）⁴曰：牧牛！廼乃可湛，汝敢以乃師訟。汝上A先誓。今汝亦既又（有）叩（孚）⁵誓……」，⁶其中「廼乃可湛」如何理解目前尚無確論，⁷而關於「汝上A先誓」一句中「A」的釋讀更是歧見紛紜。A本作如下之形：



該字右旁為「卩」，而左邊構件「𠂔」則有「弋」、「壬」、「王」等不同釋法。⁸近來林竹先生從字形比對的角度指出此三種釋法之非，所言可信，不過其將「𠂔」改釋作「千」，亦甚可疑。⁹古文字部件左右不居雖然是一般通例，但所見西周金文中「千」字所從人形皆為左嚮，罕有例外。¹⁰更為關鍵的是，與A相近之字又見於新公佈的戰國竹簡，亦可證釋「千」之說恐難成立。

清華簡第十三輯《大夫食禮記》主要記述了行食禮過程中所屬饋和陳具的禮節，對先秦禮制以及《儀禮》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¹¹該篇中有一個未確釋之字（以B表示），其所在辭例曰：「既屬饋，乃降，所屬饋於客先降，所屬饋於友者與所屬饋於主從之，皆自客階降，待於初¹²待之處。賓主既B屬饋者

⁴ 該字釋讀參鄒可晶：〈說金文「饗」及相關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32-233。

⁵ 參裘錫圭：〈甕公盤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1、166。近鄒可晶先生又對古文字中的「𠂔」字及其用例做了全面系統的考證，參鄒可晶：〈說「𠂔」〉，《戰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22-78。

⁶ 匜銘後面的內容與本文所論關係不大，故未全錄，釋文大體使用通行字表示。

⁷ 有關討論可參唐洪志、白於藍：〈金文校讀四則〉，《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45-46。補記：張富海先生最近發表新見，認為「可湛」應讀作「何甚」，是「何必太過分」的意思。如此理解，銘文頗為順適，此說當可信。參張富海：〈「尢」「甚」的諧聲類及相關古文字釋讀〉，《管子學刊》2023年第4期，頁127。此承張富海先生面告。

⁸ 另有學者引用匜銘時徑釋此字為「𠂔（𠂔）」，參劉洪濤：〈郭店《窮達以時》所載百里奚史事考〉，《簡帛》第十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66。此承劉洪濤先生賜告（微信交流，2024年8月16日），謹此致謝。

⁹ 林竹：〈釋匜中的「𠂔」字〉，《中國文字研究》第三十六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35-38。

¹⁰ 參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78；張俊成：《西周金文字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01。

¹¹ 黃德寬：〈清華簡新發現的先秦禮、樂等文獻述略〉，《文物》2023年第9期，頁50。

¹² 網友「ce」認為這裡的「初」為「罕」之誤釋，參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簡帛論壇」主帖〈清華簡《大夫食禮》《大夫食禮記》初讀〉下發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

乃升，乘處初處。」(簡7-9)¹³B寫作如下之形：



整理者釋作从「瓜」、「𠂔」、「延」之字，注云：「『𠂔』字上半見於𠂔𠂔（《集成》一〇二八五）『女上𠂔先誓』。『𠂔』試讀為『延』。《儀禮·觀禮》『擯者延之曰升』，鄭注：『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¹⁴該字雖為首見，但整理者認為其上半即𠂔𠂔A字，可謂卓識（詳下文討論），不過B下半「𠂔」與戰國楚簡「延」的慣見之形¹⁵以及省變寫法（如「𠂔」、「𠂔」之類）¹⁶均有一定差異，是否為「延」尚可再議。

基於古文字偏旁分析的通識，我們贊成整理者認為A（𠂔）與B所從「𠂔」為同一字的看法。前文已論證A所从「𠂔」非「千」，現據B左上構件「𠂔」看，釋「千」之說更難取信。楚文字中「千」極為多見，類似「𠂔」這樣寫法的似未有其例。同樣地，清華簡整理者將A所從「𠂔」及B左上構件「𠂔」釋為「瓜」則亦有可商，已有研究者指出這一點。網友「汗天山」先生謂：

字形分析上，原整理者將此字上半左部看作「瓜」，如果單從戰國文字的習慣寫法來看，似乎也可以說得過去。然仔細對比分析就可以發現，戰國文字中那種將瓜實寫成一橫筆的寫法，基本上都見於兵器銘文中，大概是原本寫作圓點的瓜實不便於表現，故將其延伸成一橫筆。而戰國簡文中，「瓜」字表現瓜實的筆畫大都是寫作填實的黑點，附著於藤蔓之上，並非如本簡此字形那樣寫成一橫筆的。至於〔𠂔〕𠂔之字，作為西周金文，「瓜」字形大概更不可能是如此寫法了。綜合來看，所謂的

ead&tid=12847，發表時間：2023年12月11日。聯繫本篇簡11「初待之處」的表述，整理者所釋應不誤，兩處「初」字形寫法上稍有變化。



¹³ 釋文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上海：中西書局，2023年），頁126。

¹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頁126。


¹⁵ 如「𠂔」（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簡11）、「𠂔」（清華十《四告》簡42）等。更多字形還可參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55。

¹⁶ 參蘇建洲：〈論新見楚君畬延尊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57-58。

「瓜」字符應該不是真正的「瓜」字，當另尋別解。¹⁷

「汗天山」先生對相關字形的辨析很有道理，我們完全贊同，但其認為「𠂔」、「皆當釋為『𦵏』（後世俗作『膝』）」，謂「此字之左部，原本當是一個指事字，整體上是一個側面站立的人形，用一橫筆指示人之膝蓋部位，故其字可釋為『𦵏（膝）』」，「〔儻〕𠂔之字亦當釋為『𦵏（膝）』。『女（汝）上𦵏（膝）先誓』，當是伯揚父謂跪坐在地上的牧牛，讓其移動膝蓋上前，先行發誓」，恐皆失之於臆測。楚文字中「𦵏」字多見，均作从「𠂔」、「𦵏」聲之形，釋為「𦵏」在字形上沒有太多依據；又視B為「𦵏延」二字，讀作「悉延」，「簡文原本當作『賓主既〔𦵏延〕=（悉延）〔豆貴〕=（屬饋）者』，謂賓客與主人已經對全部屬饋者詔禮致謝完畢之後」，「𦵏」讀「悉」不合用字之例，亦難信，所謂「詔禮致謝」在文義理解上也有問題；後又發言改從釋「千」為說，同樣難以成立。

簡文「賓主既B屬饋者乃升」一句，整理者斷讀作「賓主既B屬饋者，乃升」，並將B讀作鄭注「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之「延」。現代辭書多釋這種用法的「延」為「引進，接待」（《漢語大字典》等）或「引導，迎接」義（《漢語大詞典》）。《禮記·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玄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詔，或為紹。」所謂「從後詔禮」與此「告道賓主」實為一事。屬饋者是為賓主服務的執事人，賓主豈有導引、延進屬饋者之理？如此斷讀、理解實不合情理，即此亦可見將B釋讀作延進之「延」並不可信。正如子居先生所質疑的，「如果按整理者的理解『從後詔禮曰延』，則此處應是說『客者既延』而非言『賓主既延』」，所說甚是，他進而認為B是「御」之異體，為進食之意，簡文應斷作「賓主既B，屬饋者乃升」，言賓主進食後，屬饋者再次升堂，站在初次登堂時所立之處，準備補充食物。¹⁸雖然釋B為「御」之異體並無依據，但他對簡文文義的理解顯然更為合理。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還是要準確把握A與B的主要構件、「𠂔」到底是什麼字。聯繫漢簡《蒼頡篇》「鵠」所从「𠂔」形及其

¹⁷ 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主帖〈清華簡《大夫食禮》《大夫食禮記》初讀〉下發言，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47&extra=&page=9>，發表時間：2024年2月2日。

¹⁸ 「子居」：〈清華簡十三《大夫之大食》解析〉，360doc 個人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620/12/34614342_1126685704.shtml，發表時間：2024年6月20日。

與「𠂔」、「𠂔」之間較為明顯的形體關聯，再結合陳文所說的「在商周古文字中『𠂔』字理應一直是存在的」，我們頗疑「𠂔」、「𠂔」就是時代更早的「𠂔」字。¹⁹篆形作「𠂔」、「𠂔」之形，當是後人傳抄過程中誤析筆畫所致。A當釋「𠂔」，B上半亦為「𠂔」，²⁰雖然不清楚二字對應於現代漢語中的什麼詞，但大體可推論A、B中「𠂔」應作聲符。接下來我們就根據這一語音綫索，看能否講通𠂔匚與清華簡《大夫食禮記》的兩處辭例。

在𠂔匚銘文具體字詞句的解釋上，研究者之間雖存有一些爭議，但整體文意是比較清楚的，²¹即言「牧牛」與其上司因某事發生糾紛爭訟而受「伯揚父」訓誡罰金之事。銘文開頭，「伯揚父」批評「牧牛」「敢以乃師訟」，而接著所說的「汝上A先誓」，因各家對「A」釋讀不同（大多釋「𠂔」而讀「代」「忒」及「敕／飭」等）²²而致使句意不甚明晰，現已知A當釋「𠂔」，該句需重新解釋。「汝上𠂔先誓」一句中，「先誓」各家均理解作「先前的誓言」，²³沒有問題，而「上」當應從鄔可晶先生之說讀作「尚」，「尚」即後來的「當」。²⁴至於「𠂔先誓」，我們認為其與同為西周金文的霸姬盤、盃銘（《銘圖三》1220、《銘圖》14795）中的「報厥誓」是同類表述，「𠂔」即應讀作「報」。「𠂔」「報」古音皆為幫紐幽部，例可相通。《詩·鄭風·大叔于田》「乘乘鵠」，陸德明《釋文》：「鵠音保」，治《說文》者多謂「𠂔」即保甲之「保」，²⁵又傳世及出土文獻多見「報」與「保」「褒」相通之例，²⁶均可證「保」「𠂔」「報」音近可通。關於霸姬盤、盃銘「報厥誓」之「報」的詞義，最近梁月娥先生有詳細論證，她認為「報」為反復、重申之義，「報厥誓」即反復重申誓辭。²⁷該文論證周嚴，當可信從。相應地，𠂔匚「汝上（尚）𠂔（報）先誓」，

¹⁹ 陳文認為「𠂔」源自「瓜」形之分化，這從形體源流看自有其道理，不過根據「𠂔」、「𠂔」二例「𠂔」形特徵，可知古文字「𠂔」在具體寫法上與同時期「瓜」形尚有一定區別。

²⁰ 前文已述，該字下半是否為「延」尚可再議，在整字中若理解作形符，此處可暫置不論。

²¹ 關於該銘的有關討論情況，可參王晶：《西周涉法銘文匯釋及考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280-304。最新討論成果可參晁福林：《〈𠂔匚〉銘文補釋及其性質再考——附論「牧牛」為何受罰》，《歷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31-43。

²² 前二說參王晶《西周涉法銘文匯釋及考證》所引，頁287；讀「敕／飭」之說參鄔可晶：〈說「𠂔」〉，頁61-62。

²³ 王晶：《西周涉法銘文匯釋及考證》，頁287-288。

²⁴ 鄔可晶：〈說「𠂔」〉，頁62。


²⁵ 參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8256。

²⁶ 參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766；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32。

²⁷ 梁月娥：〈霸姬盤、盃「報」字釋義——兼釋「復」字〉，《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八輯（成都：巴蜀書社，2023年），頁11-24。

亦應理解為「你應當重申先前的誓辭」，頗文從字順。不過匱匱銘所言之「先誓」具體內容是什麼，銘文本身沒有交代。

清華簡《大夫食禮記》「賓主既B，屬饋者乃升」，B以「𠂔」為聲符，結合簡文語境以及古「告飽」之禮，我們試讀B為「飽」。《說文》「𠂔」或體作「𠂔」，段玉裁注：「古𠂔聲包聲同在三部」，依此讀簡文B為「飽」在語音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說文》：「飽，馱也。从食包聲。」《詩·周頌·執競》：「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簡文所言「賓主既𠂔（飽）」，可能與古代貴族進食「告飽」之禮有關。《禮記·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鄭玄注：「一食、二食、三食，謂告飽也。」孔穎達疏云：「尊者常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這種「告飽」禮節可能並不是實指，只是貴族彰顯自身節制的美德罷了。簡文中所述賓主進食告飽後，「屬饋者乃升，乘處初處」，乃謂屬饋者升階並立於「初處」，可能並不像子居所說的準備補充食物，疑是「徹食」之前的準備。《大夫食禮記》簡11曰：「如其徹也，則升各徹其所屬也」，整理者注：「此記徹食之節。屬饋者升，各徹其所屬。」²⁸此處「屬饋者乃升」可能就是為「徹其所屬」做準備。

以上我們立足於相關字形的梳理與辨析，將A、B所從基本構件「𠂔」、釋作「𠂔」，且循音以求義，分別讀作「報」「飽」，並對所在辭例進行較為詳細地論證和疏解。所論如能成立，則可為「𠂔」字的形體演變補上重要缺環，也能為匱匱、清華簡《大夫食禮記》以及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參考。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月初稿

二〇二四年八月四日二稿

補記

本文在進一步修改時經查閱資料得知，陳劍先生曾在一次課堂上，早已先我將匱匱「𠂔」所從「𠂔」釋作「𠂔」，亦讀作霸姬盃銘「報厥誓」之「報」，且將中山侯恣鉞銘（《集成》11758，《銘圖》18249）自名之字「𠂔」釋為「鉞」，讀作「斧」。其說參見查飛龍《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所引（重慶：西南

²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頁127。

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239）。我在撰寫本文時，未能充分掌握這一重要觀點，是不應有的疏失，在此向陳先生以及引述者查先生致歉。順便要說明的是，中山王鈹「𠂔」字，現多從吳振武先生之說釋作「𠂔」（〈釋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器物銘文中的「𠂔」和「私庫」〉，《史學集刊》1982年第3期）。中山國文字風格與三晉相近，研究者一般歸為晉系，「𠂔」所從「𠂔」與三晉兵器銘文中「瓜」形（如「𠂔」、「𠂔」、「𠂔」之類）甚近，當以釋「瓜」為是。這恐怕也是陳劍先生後來在其〈釋「瓜」〉一文中放棄釋「鉞」而傾向釋「𠂔」的原因所在。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四日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叁）》，上海：中西書局，2023年。
 張俊成：《西周金文字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二 論文

- 吳振武：〈釋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器物銘文中的「𠂔」和「私庫」〉，《史學集刊》1982年第3期。
 林竹：〈釋𠂔中的「𠂔」字〉，《中國文字研究》第三十六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 晁福林：〈《饕餮》銘文補釋及其性質再考——附論「牧牛」為何受罰〉，《歷史研究》2020年第2期。
- 唐洪志、白於藍：〈金文校讀四則〉，《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 陳劍：〈釋「瓜」〉，《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梁月娥：〈霸姬盤、盃「報」字釋義——兼釋「復」字〉，《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八輯，成都：巴蜀書社，2023年。
- 張富海：〈「尢」「甚」的諧聲類及相關古文字釋讀〉，《管子學刊》2023年第4期。
- 黃德寬：〈清華簡新發現的先秦禮、樂等文獻述略〉，《文物》2023年第9期。
- 鄔可晶：〈說「卬」〉，《戰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22年。
- 鄔可晶：〈說金文「餐」及相關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裘錫圭：〈甕公盨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劉洪濤：〈郭店《窮達以時》所載百里奚史事考〉，《簡帛》第十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劉婉玲：《出土《蒼頡篇》文本整理及字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 蘇建洲：〈論新見楚君禽延尊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三 網路資料

- 「子居」：〈清華簡十三《大夫之大食》解析〉，360doc個人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620/12/34614342_1126685704.shtml，發表時間：2024年6月20日。
- 「ee」：〈清華簡《大夫食禮》《大夫食禮記》初讀〉第5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47>，發表時間：2023年12月11日。

「汗天山」：〈清華簡《大夫食禮》《大夫食禮記》初讀〉第81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47&extra=&page=9>，發表時間：2024年2月2日。